

香港青少年的生命教育：現況與前瞻

陶兆銘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

譚巧蓮

香港城市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

陳智豪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

本文探討香港青少年生命教育的多重面向、現況、挑戰，以及可發展的方向。本文指出，生命教育應聚焦於生命意義的啟蒙，目標乃協助青少年在充滿機遇和困難的生命之中，尋索人生的意義和培養積極的人生態度。要達到這個目標，理論的整合、教材的編撰、師資的培訓、青少年和家庭的參與，以及政策的制訂等，缺一不可。

關鍵詞：生命教育、生命意義、人生態度、個人成長、青少年

Life education for Hong Kong adolescents: Current status and future directions

Siu-Ming TO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herry Hau-lin TAM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Applied Social Studies,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Wallace Chi-Ho CHAN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full spectrum of meaning-of-life education, as well as its current status, challenges, and directions for future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life education should focus on enlightenment about the meaning of life, aiming to provide young people with rich learning experiences that help them search for their own purpose in life and foster positive life attitudes amid countless opportunities and difficulties. To achieve this objective, educators should take into account the integration of theories, the development of curriculum, the training of practitioners, the participation of youth and their families, and the formulation of policy.

Keywords: Life education, Meaning of life, Life attitudes, Personal growth, Adolescents

通訊作者：陶兆銘，香港新界沙田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電郵：siumingto@cuhk.edu.hk

Correspondence concerning this article should be addressed to Siu-Ming TO,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tin, Hong Kong; email: siumingto@cuhk.edu.hk

對於不少香港青少年工作者及教育工作者來說，「生命教育」一詞並不陌生，因為大部份學校已設有生命教育課程，而坊間也舉辦不少涉及生命教育的活動。但現時所推行的生命教育，是否真的能回應這個年代青少年的需要呢？本文先嘗試探討生命教育的多重面向，從中帶出有關生命教育基礎的討論，再進一步回顧與闡述在香港推行青少年生命教育的現況、分析其所面對的挑戰，以及指出可發展的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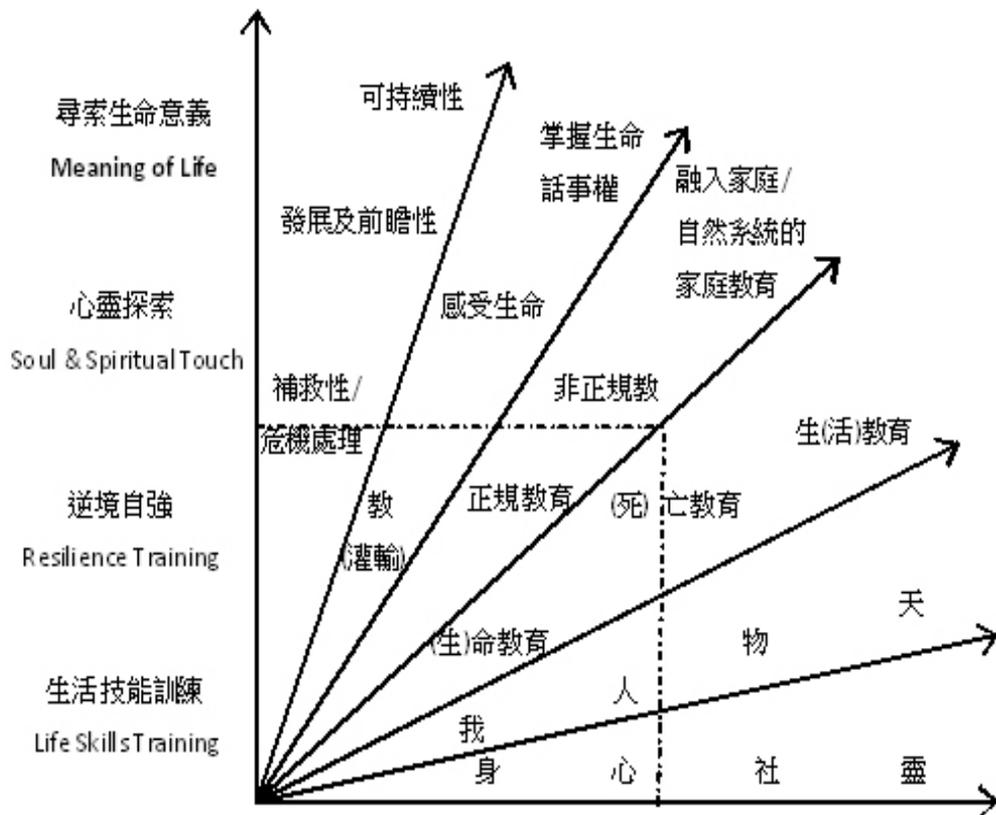
一、「生命教育」的多重面向

「生命教育」(Life Education) 一詞來自西方社會的不同源流及傳統，由於「生命」的複雜及多變性，「生命教育」牽涉的範疇相當廣泛，包括：生命哲學、倫理、道德的思考，宗教及精神文明的領悟，健康及生死教育、家庭生活教育、生命價值教育、性教育、公民，以致國民教育都包括其中 (Faculty of Education, CUHK & Department of Educational Studies, HKBU, 2007, p. 9)。有學者追溯「生命教育」的源流乃來自美國六十年代，死亡學 (Thanatology) 中有關死亡教育 (Death Education) 及生死教育 (Life-and-Death Education) 的開展 (吳庶深, 2008; 馬學駿, 2012; Faculty of Education, CUHK & Department of Educational Studies, HKBU, 2007)，從不同角度探索生命及死亡的意義，範疇包括：愛、犧牲、自殺、安樂死、墮胎、生命意義等。另一個源流乃來

自澳洲 Ted Noffs 牧師於 1974 年創立的「生命教育中心」，其使命為透過藥物及健康教育倡議年青人為自己的生命作最佳選擇，遠離毒品、暴力及愛滋病等 (吳庶深, 2008; 馬學駿, 2012)，該中心在世界各地不斷發展，服務重點亦不斷修正，從改變負面行為，走向著重提升生命的正能量，引領年青人體會生命價值，追求生命意義，發揮潛能。

時至今天，「生命教育」已傳遍世界各地，因應不同地區的需要，在小學、中學、大學及社區推行。在亞洲，台灣可說是推行生命教育的先驅 (杜家慶、胡少偉, 2011; 馬學駿, 2012)，自 1997 年開始全面開展生命教育，1998 年由教育廳正式在學校逐步發展為正規課程的一部份，內容涵蓋既深且廣，包括：哲學與人生、道德思考與抉擇、生命與科技倫理、性愛與婚姻倫理、生死關懷、宗教與人生、人格統整與靈性發展。其實，因應生命教育發展的源流，以及不同地區的獨特需要，生命教育的內涵已經有所不同，加上生命的複雜和多元性，生命教育的推行更有不同的面向 (見圖一)。

圖一：「生命教育」的多重面向



根據上圖顯示，生命教育有著豐富的內容與特色，可歸納為以下幾方面：

1. 生命教育就個體本身而言，是關乎全人的教育，目的在促進個人生理、心理、社會、靈性的全面均衡發展。
2. 生命教育就個體與外界的關係而言，是關乎與他人、與自然萬物、與天(宇宙主宰)之間，如何相處互動的教育。
3. 先讓自己及他人認識生命，進而肯定、愛惜並尊重生命，以虔敬、愛護之心

與自然共存共榮，尋得與天(宇宙)的脈絡關係，增進生活智慧，自我超越，展現生命意義與永恆的價值(吳庶深、黃麗花，2001)。

4. 「生命教育」不能離開「死亡教育」，因為生命不能離開死亡。「生」有生命孕育、生生不息的意思，生命有着「無限」可能，有待探索、開創、發展及更生，但同時也面對「有限」，生命最大的限制是「死亡」，無人能幸免，但「活」是無窮的。故此，「生

命教育」亦廣泛包含「生活教育」的元素，讓人們在有限的生命中，活出生命個性，發展個人生活智慧，活得精彩、活出無限（鄭冰兒，2007）。

5. 「生命教育」不是單向的教導或知識灌輸，而是生命的領悟與分享（郭志丕，2001）。一般科目可以知識傳授、灌輸，以及技巧學習為主，但「生命教育」必須結合生命經歷與情意學習的方式，讓人們觸碰自己的情緒，覺察生命意義，在平衡知（認知）、情（情感）、意（意志）、行（行為）四方面的發展下，認定生命方向，以致能掌握自己的人生。
6. 現代社會為應對全球化帶來的競爭，教育本身已逐漸走向工具性和功利化（龔立人，2012），一般學校在課程進度緊迫、考試成績指標為重，加上欠缺生命教育概念、教材及師資的情況下，「生命教育」往往成為學校在危機處理下的補救性工具，待有死亡事件發生才進行補救性輔導工作。事實上，「生命教育」應著重其發展性及前瞻性的特質，讓人們認識自己、體會生命意義，建立生活方向，珍愛生命，活出生活姿采，這些生命正向能量，更能延展及感染其他人，達致生命影響生命的可持續性果效。

雖然生命教育有多重面向，但值得注意的是，廣義的生命教育，的確可涵蓋生命中的身、心、社、靈四個領域，然而，生命教育內容之豐富，涉及範圍之廣泛，

容易令青年工作者或教育工作者推行時對生命教育的焦點有所模糊，無法協助青少年深入地反思生命。因此，我們建議將生命教育聚焦於生命意義的啟蒙，並相信若以此為基礎，生命教育的內容不但可涵蓋多方面的範疇，例如人與自身、群體、大地，以至宇宙的關係（林治平，2007），最終亦可指向同一目標，即協助青少年反思生命之意義。

生命意義對人非常重要。意義治療 (Logotherapy) 的創立人 Dr. Viktor Frankl 指出，人是受生命意義所推動的 (will to meaning)，因此即使面對苦難，只要我們能賦予當中的意義，我們仍然能夠好好活下去 (Frankl, 1984)。對於青少年來說，在成長的過程中，他們開始尋找自我的身份認同 (self-identity)，建立他們的價值觀，及尋索他們的未來（如戀愛及工作）。面對成長的種種抉擇，青少年容易變得迷茫，因此生命意義的反思，正正能配合他們成長的需要。不少研究亦顯示，青少年的情緒及行為問題，例如濫藥、未婚懷孕、暴力、自殺及抑鬱等，皆與是否感受到生活意義有關（陶兆銘、朱峰，2009；Edwards & Holden, 2001；Kinnier et al., 1994；To, Ngai, Ngai, & Cheung, 2007）。事實上，若青少年找不到人生目標，或未能建立自己的價值觀，便可能通過其他偏差行為以感覺自己的存在價值。所以，當生命教育聚焦於協助青少年尋覓人生意義之上，生命教育才能更貼近現今青少年的真正需要。

二、香港推行青少年生命教育的現況

「生命教育」對青少年身心靈成長，以及建立生命意義實在擔當不可或缺的角色，然而，根據學者分析，香港的「生命教育」在九十年代中期開始，才由部份中學自覺地在校內開展（杜家慶、胡少偉，2011；胡少偉、劉新生，2010；楊國強，2011；梁錦波，2011）。其後，因應九十年代後期，香港面對亞洲金融風暴的衝擊，經濟下滑引起連串社會問題，家庭出現負資產、公司裁員、減薪，中產人士亦面對失業，不單令社會充滿怨氣和鬱結，亦讓青少年問題浮現。青少年自殺、傷人、校園暴力、濫用藥物等問題，於廿一世紀初期進一步引起社會廣泛關注（鄭冰兒，2007；馬學駿，2012）。其後，政府、社會、學校及社會服務機構紛紛提出加強生命教育（周惠賢、楊國強，2002；馬學駿，2012）。不少社會服務機構、中小學校及大專院校均透過「優質教育基金」資助，開展不同內容、不同取向及不同重點的「生命教育」計劃（鄭冰兒，2007；Ho & Law, 2003）。

在 2007 年，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大學與學校夥伴協作中心」聯同香港浸會大學教育學系，就全港 54 項由「優質教育基金」撥款推動的「生命教育」計劃成效作出全面檢討，有關報告進一步確立以校本發展模式進行「生命教育」計劃的重要性（Faculty of Education, CUHK & Department of Educational Studies, HKBU,

2007, p. 93），並指出生命教育的成功開展必須配合：全面的師資培訓、教學資源分配、所有持分者，包括家長的積極參與、以及計劃的成效評估和研究。其後，香港課程發展議會在「學會學習：終身學習、全人發展」的教育改革藍本中，把「生命教育」納入「德育及公民教育」的四個關鍵項目之一（梁錦波，2011），直至 2010 年，香港教育局正式因應教育界對生命教育的重視，撥款推行「協助中、小學規劃生命教育」計劃，並在網上建立生命教育互動學習教材及網站等。

現時，不少教育界人士、宗教團體、志願機構亦引入資源，探討相關的理論及課程結構，按本身的信仰、使命及理念，以不同形式開展「生命教育」。至今，以「生命教育」為名的正規、非正規課程與服務計劃百花齊放、多不勝數。在芸芸計劃中，大致可以劃分為：

1. 由教育局納入「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四個關鍵項目之一的「生命教育」

2010 年開始，教育局正式撥款推行「協助中、小學規劃生命教育」計劃。然而，計劃雖由教育局撥款推行，在香港，「生命教育」並未納入正規教育，獨立成科，仍依賴學校按校本情況、學生需要，以及師資配合等，把「生命教育」內容融合於宗教及倫理科、班主任時間、公民教育、其他學習經歷，以及課餘活動等不同範疇。學習內容主要以認識生命、欣賞生

命、尊重生命和探索生命四個層次，鼓勵學校以學生生活經歷為藍本，強化學生的抗逆能力，提升對生命的了解，讓他們明白生命意義，建立積極人生。

2. 由社會服務機構透過校本輔導形式與學校協作，把「生命教育」元素帶到學校內，或者由社會服務機構在社區內開展「生命教育」計劃

近年，隨着社會及家庭變遷，學生遇到的成長及生活困難越見複雜，社會服務機構透過與學校協作，把「生命教育」以校本輔導形式帶到學校的計劃如雨後春筍，多不勝數。此外，社會服務機構除恆常以「非正規教育」形式，因應服務對象需要，在社區開展「生命教育」服務計劃外，不少機構透過不同撥款，紛紛成立獨立運作的生命教育中心，如：基督教香港信義會(2012)的「生命天使教育中心」、循道衛理中心(2012)「生命探索教育中心」、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2012)「生命教育中心」、香港神託會(2012)「生命教育計劃」，以及聖雅各福群會(2012)「方舟生命教育館」等。各中心按其機構宗旨及撥款條件，服務重點和方向均各有不同，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生命教育中心」便針對自殺個案日益增加，城市人口情緒及精神困擾問題嚴重，專門開辦預防自殺及珍惜生命的社區推廣活動、朋輩輔導訓練、到校服務等；循道衛理中心「生命探索教育中心」及「生命天使教育中心」便從學生的經歷出發，以

體驗活動、歷奇訓練、野外活動等不同方法，誘導年青人認識自己、探索生命價值，正確認識死亡，重塑生命意義。

3. 由宗教團體開設的生命教育中心，如：法住機構(2012)、大覺福行中心(2012)及崇基學院神學院優質生命教育中心(2012)等

顧名思義，這些團體奉行宗教信仰，透過不同的靈性修養活動、課程、生活領會等過程，引領信徒感受生命成長，反思生命價值，超脫老、病、困、苦等難關，開發生命意義，建立優質生活。

4. 第四類則是近年開始普及，由提供靈養服務機構專門開展的「生死教育」服務，善寧會(2012)及臚明會(2012)是箇中的佼佼者

「生死教育」涵蓋範圍廣泛，從生命起源、存在價值，一直到困病哀傷、臨終死亡，甚至永生均有涉獵。服務一般由靈養服務機構或醫院院牧和善別服務提供，着重引領臨終病人及其家人和照顧者透過認識死亡，檢視及重整人生，疏導哀傷情緒，正面面對死亡的來臨。

三、香港推行青少年生命教育所面對的挑戰及可發展的方向

要有效推行生命教育，必須整合各種生命教育的理論，制訂一套適合香港青少

年教材的程序。事實上，回應人生價值和生命意義等課題的理論多不勝數，哲學思潮、宗教信仰，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等均提出無數精闢見解，可謂百家爭鳴。然而，要從各種學說裡整理出一套適合培育香港青少年生命成長的理論，以至能作為撰寫整全的生命教育教材的基礎，殊不簡單。再者，現時推行生命教育所依據的理論，大部份參考自西方學術文獻及研究成果，惟它們是否適用於香港這個獨特的社會文化環境，卻值得我們深思。儘管現時有大量來自中國內地及台灣的參考資料與教材，但我們絕不能不顧香港的實際情況而盲目採用，因此生命教育的本土化是一個刻不容緩的議題。

另外，現存的生命教育往往以「生活技能訓練」(life skills training) 為中心，即將焦點集中於培育青少年在學業、個人、社交及生涯發展等方面的生活技能，以協助他們面對人生不同階段的挑戰，活出豐盛人生 (Yuen, 2011)。相關的課程也把重點放在增進青少年的知識、能力和技巧，以及改善其行為表現、溝通能力和解難能力等。這些課程的目標乃培育青少年擁有積極的人生態度、提升其自尊感與自信心等等，內容實有其必要性。但在這種取向下，不少父母或青少年自身均竭力裝備各方面的知識和技能，參與各式各樣的培訓課程與課外活動，但青少年能否深入明白這些知識和技能背後的意義與自身的關係，則值得進一步研究。此外，這些課程能否引導青少年對生命的複雜和矛盾性作出深入的理解，在經歷人生的得失與無

常中保持積極的態度，以至將所學習到的知識和技能學以致用，亦需作更深入的評估。

現代社會越趨工具性及功利化，「生命教育」著重回應社會轉變帶來的生活及社會問題，例如：青少年自殺、暴力和濫用藥物等問題，卻忽略「生命教育」當中心靈及生命意義尋索的面向。不少學者指出，生命教育的焦點，應以生命意義的啟蒙為基礎，即集中探討人生意義和終極關懷等課題 (李清義, 2007; 吳庶深, 2008; 潘正德, 2007)。這種取向相信生命充滿機遇和挑戰，當中的意義需要持續的經歷與尋覓，而此模式的「生命教育」的目標便是協助青少年學習在人生的實相和矛盾之中，如快樂與痛苦、聯繫與孤獨、成功與失敗、自由與限制、真實與虛幻等，安身立命、盡情發揮自己 (Jacobsen, 2007)。而青少年積極投入人生，建基於他們對生命肯定和承擔的態度，以及不斷對自己的成長作出整合。在整合的過程中，青少年能夠增加其個人覺醒，發掘與建立自己的個人特質，深化與他人的聯繫，再推動自己在日常生活上作出正向的改變。值得注意的是，這種以「生命意義的啟蒙」為本的生命教育，並沒有排除以「生活技能訓練」為本的生命教育，它只是強調協助青少年更根本地探索生命價值與人生意義等課題，培養青少年擁有成長的動力。當一個青少年有持續的動力去面對生命，他自然會積極提升自己的能力，正如存在主義哲學家尼采所言：「一個人如能明白他為何活著，便能

承受差不多所有有關『如何生活』的難題。」青少年能夠裝備自己各方面的生活技能固然重要，但生命教育更應鼓勵青少年與生命對話，聆聽生命對青少年所發出的呼喚，視生命挑戰為人生的禮物、甚至欣然接納生命的限制 (Jacobsen, 2007)，這種以「意義為本」的生命教育，能補以「能力為本」的生命教育之不足。

過去，青少年鮮有機會參與制訂教育和青年政策，隨著政治及社會環境的轉變、資訊科技的發達、互聯網的盛行，以及青年工作越來越強調青少年的參與，今日的青少年更重視為自身的成長、學習、和生活發聲。生命教育正鼓勵青少年作自己人生的主人，發揮自主和自律的精神、同時又能尊重生命、珍惜生命、宣揚和平信息。因此，要有效推行生命教育，絕不能忽視青少年的角色 (To, 2007)。不論是制訂相關政策、編撰教材、落實推行策略、進行成效評估等等，也可以鼓勵青少年參與其中，甚或由他們作主導。

我們要明白，生命教育不單是傳授知識和提供指引，強調生命成長和個人轉化的生命教育要透過以經驗為本的學習和深入的交流來進行。老師需進入學生的主觀世界，明白他們的所思所感，引導他們對生命作出全面的檢視與反思，才能促使他們參與對話、互相勉勵和支持 (Walters, 2008)。除了教授相關理論和概念，老師還要主動分享自己的人生經驗和掙扎。因此，作為推行生命教育的老師，不能完全依賴教材和其他教學工具，他要以學生為

本，因應學生的需要而靈活施教；更重要的是，他自身也應曾經歷追尋生命意義和整合人生的過程。欠缺這些老師，就算有最好的教材，也只會出現事倍功半的情況。有鑒於此，不論是培訓新老師還是在職老師，也應加強生命教育的元素，尤其是協助這些老師整理自己的人生，以及學習如何成為學生的生命導師 (To, 2009)。

同時，相對於單向形式的教授，生命教育更應著重以互助形式進行 (Ellis, Marsh, & Craven, 2009)。透過朋輩之間建立一個互相關懷及支持的網絡，促使年青人分享、聆聽與回應別人的生活經驗和體會，反思自己的生活態度和信念，豐富自己的人生故事。更重要的是，青少年面對數之不盡的試煉和困難，儘管他們裝備各種知識和技能，有時也會在這些試煉和困難之中感到疲憊與迷惘，所以更需要朋輩之間的支援網絡作為他們的支援加油站，在其中與關愛自己的人互訴心聲、互相守望，一同面對人生的挑戰。有關當局如教育界、社會福利界、宗教界、青年事務委員會、青年研究學者、前線工作者及社會大眾等在政策層面及資源投入方面，可更有策略地建立和鞏固青少年的支援網絡，讓生命教育不單在正規和非正規教育之中開展，更能在日常生活之中實現，增加生命教育的可持續性。

家庭作為孕育下一代成長的自然體系，「生命教育」在家庭體系中自然開展更為重要。現時香港的家庭教育集中於教導父母育兒知識和技巧，但研究指出，

促進父母個人成長，完善自己、及賦予親職意義乃家長教育的基礎 (To & Chan, 2012)。事實上，子女的第一個，也是最重要的生命導師，便是其父母。若父母只將焦點放在養育子女的困難和挑戰，而缺乏確認自己在親職方面的成長和得著，他們在育兒方面也較容易關注子女的才藝發展，改善他們的不足之處，卻忽略深化自己與子女之聯繫，進入子女的主觀世界，陪同他們面對人生的掙扎，作他們生命的指引者和支持者。可見，要有效推行青年生命教育，父母的生命教育決不可少。

最後，因香港缺乏清晰明確的青年政策，在青少年成長和生命教育方面仍然欠缺清晰的定位，更遑論在不同領域、不同層面的配合之下落實這個定位。有關當局應重新檢視生命教育的方向和推行的策略，具體制訂相關政策，增撥資源，讓服務提供者清晰目標、整合力量，提供全面的生命教育。有關當局、學術界、以及服務提供者亦應合作進行更多評估生命教育成效的研究，從而比較不同取向和種類生命教育之利弊得失，探討有效推行生命教育的成功因素，以加強生命教育推行的成效，深化對年青人的影響。

總結

誠然，近年香港開展「生命教育」的機構及服務計劃實在多不勝數，但在欠缺長遠計劃和全面統籌下，未必能有系統地為現行服務作出評估和統計。此外，香港

作為一個長期以經濟掛帥，重視經濟利益多於市民生活素質孕育的現代化城市，「生命教育」往往成為社會危機處理的補救性工具，回應青少年自殺、抗逆力不足、過度消費導致心靈脆弱等問題，強調即時、短暫的生活技能訓練，務求達至逆境自強，減少社會問題的惡化，以及生命損失對社會造成的衝擊。同時，在「重實用、輕人文」的教育取向下 (鄭冰兒, 2007)，「生命教育」亦以知識灌輸、教導，以及技巧學習為主，務求年青人掌握箇中技巧，懂得尋求協助，減低尋死的機會，卻欠缺讓他們觸碰心靈深處的空間，思考生命意義，尋索生活的無限可能。「生命有限、活是無窮」，只有鼓勵年青人掌控自己的生活，發揮潛能，活出生活姿采，而相較生命長短更重要的是活出生命意義。正如台灣學者所言 (吳庶琛、黃麗花, 2001; 張淑美, 1996)，「生命教育」涵蓋範疇既深且廣，從個體而言，是關乎全人教育，目的在於促進個人生理、心理、社會、靈性全面均衡發展；就個體與外界關係而言，則關乎他人與自然萬物、宇宙間如何相處互動的教育；最終讓人認識生命，進而肯定、愛惜並尊重生命，增進生活智慧，自我超越，展現生命意義與永恆價值。要達至「生命教育」的目標，孕育市民生活素質，活出姿采，香港需要走的路途仍然遙遠。

參考文獻

林治平 (2007): 〈生命的奧秘〉, 載於林治平、潘正德、林繼偉、盧怡君、姜仁圭、李清

- 義、蘇友瑞等編，《生命教育之理論與實踐》，台北：心理出版社，頁3－36。
- 吳庶深(2008)：《心靈教育：生命教育的核心概念》，香港：香港教育學院宗教教育與心靈教育中心。
- 吳庶琛、黃麗花合著(2001)：《生命教育概論－實用的教學方案》，台灣：學富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李清義(2007)：〈生命的意義與價值〉，載於林治平、潘正德、林繼偉、盧怡君、姜仁圭、李清義、蘇友瑞等編，《生命教育之理論與實踐》，台北：心理出版社，頁37－98。
- 杜家慶、胡少偉(2011)：〈香港生命教育的分享：人道教室的實踐經驗〉，《香港教師中心學報》，第十卷，香港：香港教師中心，頁107－114。
- 周惠賢、楊國強(2002)：《香港的生命教育－文化背景、教育改革與實踐方向》，香港：香港聖公會宗教教育中心。
- 胡少偉、劉新生(2010)：〈剖析港深小學的生命教育〉，《香港教師中心學報》，第九卷，香港：香港教師中心，頁119－127。
- 馬學駿(2012)：《生命行者：生命教育教材套》，香港：無國界社工。
- 郭志丕(2001)：〈引領孩子尋索生命的價值〉，載於《親親孩子親親書－引領孩子尋索生命的價值》，香港：宗教教育中心。
- 梁錦波(2011)：〈香港中小學生命教育的現況及發展〉，2012年11月20日擷取自網頁 http://home.pooitun.edu.hk/doc/hkahle_lkb_111129.pdf。
- 陶兆銘、朱峰(2010)：〈年輕女性未婚懷孕與其存在關懷〉，載魏雁濱、安國啟、倪錫欽、楊長征(主編)，《信息時代新青年議題：理論、政策與實務》，北京市：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頁119－136。
- 張淑美(1996)：《死亡學與死亡教育》，高雄：復文書局。
- 楊國強(2011)：〈生命教育：理念和方法〉，2012年11月20日擷取自網頁 <http://www.hkbs.org.hk/News/3296/528-all.pdf>。
- 鄭冰兒(2007)：〈青少年生死教育〉，2012年11月20日擷取自網頁 http://www.life-death.org/Recommendations/Art_13.htm。
- 潘正德(2007)：〈終極關懷〉，載於林治平、潘正德、林繼偉、盧怡君、姜仁圭、李清義、蘇友瑞等編，《生命教育之理論與實踐》，台北：心理出版社，頁115－136。
- 龔立人(2012)：〈有身體的生命教育〉，《神學院通訊》，第三十二期，2012年6月，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崇基神學院。
-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2012)：〈生命天使教育中心〉，2012年11月20日擷取自網頁 http://www.lifeangel.org.hk/services_center.html。
- 循道衛理中心(2012)：〈生命探索教育中心〉，2012年11月20日擷取自網頁 <http://www.methodist-centre.com/ces/>。
- 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2012)：〈生命教育中心〉，2012年11月20日擷取自網頁 http://www.sbhk.org.hk/b5_grow_service.htm。
- 香港神託會(2012)：〈生命教育計劃〉，2012年11月20日擷取自網頁 <http://life.stewards.org.hk/>。
- 聖雅各福群會(2012)：〈方舟生命教育館〉，2012年11月20日擷取自網頁 http://www.aleh.org.hk/b5_index.php。
- 法住機構(2012)：〈生命教育中心〉，2012年11月20日擷取自網頁 http://www.dbi.org.hk/dbi/info_YMT.htm。
- 大覺福行中心(2012)：〈生命教育〉，2012年11月20日擷取自網頁 <http://www.spga.org.hk/education.asp>。
- 崇基學院神學院優質生命教育中心(2012)：〈生命教育中心〉，2012年11月20日擷取自網頁 <http://www.cuhk.edu.hk/theology/cqle/index.htm>。
- 善寧會(2012)：〈我們的工作〉，2012年

- 11月20日擷取自網頁 <http://www2.hospicecare.org.hk/our-work/?lang=zh>。
- 曠明會 (2012)：〈社區教育及專業訓練〉，2012年11月20日擷取自網頁 <http://www.cccg.org.hk/zh-hant/node/149>。
- Edwards, M. J., & Holden, R. R. (2001). Coping, meaning in life, and suicidal manifestations: Examining gender differences.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57*(12), 1517-1534.
- Ellis, L.A., Marsh, H.W., & Craven, R.G. (2009). Addressing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early adolescents: A mixed-method evaluation of the benefits of peer support. *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44*(1&2), 54-75.
- Faculty of Educ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UHK), & Department of Educational Studies,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HKBU) (2007).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work on Quality Education Fund Life Education Projects: Evaluation report, July 2007*. Retrieved from qrcr.qef.org.hk/Publish/upload/fr_life_education_projects.pdf.
- Frankl, V. E. (1984). *Man's search for meaning: An introduction to logotherapy* (3rd ed.). New York, NY: Simon & Schuster.
- Ho, C. S. M., & Law, E. Y. M. (2003). Life education on working with youth in Hong Kong social context: Critical experience.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Working with Youth in a Rapidly Changing World organized by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Stewards Ltd, and Chinese YMCA of Hong Kong, November 2003. Retrieved from <http://www.stewards.org.hk/publish/article/A-001.php>.
- Jacobsen, B. (2007). *Invitation to existential psychology: A psychology for the unique human being and its application in therapy*. West Sussex, UK: John Wiley & Sons.
- Kinnier, R. T., Metha, A. T., Keim, J. S., Okey, J. L., Alder-Tabia, R. L., Berry, M. A., & Mulvenon, S. (1994). Depression, meaninglessness, and substance abuse in "normal" and hospitalized adolescents. *Journal of Alcohol & Drug Education, 39*(2), 101-111.
- To, S.M. (2007). Empowering school social work practices for positive youth development: Hong Kong experience. *Adolescence, 42*(167), 555-567.
- To, S.M. (2009). Empowering school personnel for positive youth development: The case of Hong Kong school social workers. *Adolescence, 44*(174), 465-476.
- To, S.M., & Chan, T.S. (in press). Searching for the meaning of parenthood: An existential approach to parent education in the Hong Kong-Chinese context. *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 doi:10.1177/0020872811427718
- To, S.M., Ngai, S.Y., Ngai, N.P., & Cheung, C.K. (2007). Young people's existential concerns and club drug abus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dolescence and Youth, 13*, 327-341.
- Walters, D.A. (2008). Existential being as transformative learning. *Pastoral Care in Education, 26*(2), 111-118.
- Yuen, M. (2011). Fostering connectedness and life skills development in children and youth: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Asian Journal of Counselling, 18*(1&2), 1-14.

Copyright of Journal of Youth Studies (10297847) is the property of The Hong Kong Federation of Youth Groups and its content may not be copied or emailed to multiple sites or posted to a listserv without the copyright holder's express written permission. However, users may print, download, or email articles for individual use.